



- * Columbine || 稷斗草。

回過神來的時候，被弟弟克拉席多揹著，正一步步前往避難的地方。

「怎麼回事？不是要去——鳴、」彷彿腦袋深處產生的劇痛打斷了問句，梅爾柯緊抱著克拉的肩膀，有些狼化的前爪在後者的肌膚留下血痕。

「姊姊，妳先不要亂動。」

比起擔憂，克拉的語氣更像是失去了什麼般的沉重。

努力回想著究竟出了什麼事，但只記得出發前的認真備戰以及片段關於治療村民們的記憶。

「嗚嗚、……」頭部的陣陣悶痛讓梅爾柯不得不中斷回想。

「梅爾，妳先好好休息吧。別太勉強了。」熟悉的聲音傳進耳中，緊接著頭頂感覺到很懷念的撫觸，感到安心而將雙眼眯起，意識也逐漸朦朧起來。

* * *

「這是……？」

回到與自己同行的狼族少女身邊，溫芙有點錯愕地看著並非那名少女所治療的村民所流下的血泊，但很快地就反應過來，移動到對方身邊確認傷勢。

在場的除了原先同行的梅爾柯、克拉席多兩姊弟，還多了另外兩名走獸族的男性。年長的男人站在一段距離外警戒著周遭，對於溫芙的靠近只是掃了一眼便繼續警備的工作；另一名年輕的男子則蹲坐在梅爾柯身邊為少女進行緊急治療。

「嗷，溫芙小姐……」克拉走近溫芙，有些欲言又止的神情。

「席多先生，梅爾柯小姐的傷勢還好嗎？」

梅爾柯的臉色因為失血的緣故變得蒼白，但溫芙還是想問清楚狼族少女現在的狀況。

「梅爾沒事的，還好她帶來的物資足夠做緊急處理。」回答的是正在治療梅爾柯的男性。他一面小心地替少女將傷口縫合，頭也不抬地簡單自我介紹：「科亞提。梅爾柯的哥哥。」

「溫芙．契格倫斯，請少指教(?)……」看著對方持續忙碌，溫芙不太確定自己能幫上什麼。

「那個，溫芙小姐，我和妳說明一下妳離開時候的狀況好了……」克拉的眼眶紅紅的，像是哭過的樣子，耳朵也有些下垂。

在溫芙輕聲應答後，克拉席多簡單說明姊姊在治療花草族村民的時候遭襲，之後父親和哥哥及時趕到保護了自己和姊姊。

「只是……沒能保護姊姊拚死也想守護的傷者呢……」克拉垂下眼，雖然感到遺憾和罪惡感，但也明白這是為了讓自己重視的對象平安活下所必須承擔的。

「……那也是，辦法沒有(?)的吧。」溫芙望著地面，以及被自己所握著的重劍，「這就是……戰爭嗎？想要保護人，就必須要有足夠的能力，否則……就只有受別人保護或者是……犧牲。」

「生命就是不斷的競爭啊。無論是在何處……」回想父親的告誡，克拉握緊拳頭再慢慢放開，呆望著有些泛紅的掌心。

遠遠地，聽見了父親奔跑回來的聲音，克拉抬起頭。

「撤退路線上沒有敵軍。克拉，拊好你姊姊；科亞提，隨時注意梅爾柯的身體狀況。」男人指示兩個孩子行動，接著向溫芙行了個軍禮：「不好意思得麻煩小姐您單獨在這留守了，我們會把梅爾柯平安送回。」

「有關係(?)，也希望梅爾柯小姐能平安無事。」溫芙微笑著，握著重劍的手緊了緊，和對方道別。

* * *

「只是梅爾也太亂來了，以命相搏什麼的……正是因為身為醫者，才更該明白自己的極限和職責所在啊……」感到溫暖的手順著瀏海摸下，梅爾柯模模糊糊地聽見談話。

「……我知道喔。」回應的是克拉，「姊姊護著那孩子的理由。」

沒有特別的感覺，梅爾柯感覺自己就像是個外人般聽著手足們描述著『自己』的事。

「一定是，因為跟……長得很像吧？」「啊、那孩子嗎……」